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

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

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常以

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

曰吾不為他學自幼即學平心然則平心

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為物即體非

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
難前輩以為難者歎無人也示後學也世
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曉
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常勝罪來集身如
水歸海日成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

義四

說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
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
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嫉之如仇
遏截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於獄餘皆盲
聾啞啞偃僂顛癡時公明子臯見而憐之

因詰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
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瑗聞大懼懇
求救護子臯於是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瑗
誓志力行僅全一子所謂中誠果何書哉
竊嘗伏詩其與此篇無以異也大抵皆是
指出人之錯用心處其為拔罪最為有力
薛瑗敬受中誠而能得免滅門周篤宣揚
此篇而能得脫饑死不有力乎嗚呼世間
萬事轉頭即空性有囚長為身累今注
此書曰正所以發明此也知有此書者不

可不求一讀既讀不可不行信能如是異
日生死路當得大力也

潛曰

百篇之書

穆誓殿後

人之有技

視若已有

民不協極

未離于咎

義四

二

洪範之君

錫福均受

非曰為人

待已則厚

不彰人短

傳曰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

盡夫太上所謂不彰人短之說也至一於龜
山先生則又為之語曰口固不可得也而言
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
說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
短然短自其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
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或一
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聞望自此而減
素守自此而墮詰此之由咎當誰執當知
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為小人為之而無
忌憚也昔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獯

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
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
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
陰邪士友則發其隱由門閥才望皆出其
右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

義四

三

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駟儉
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
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
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
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

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
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
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剝中甚者目父母為
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與訟已復和
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為
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
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
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
卒此事與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竟至嚼
舌而死一也然則彰人之短是可為乎

古曰讚曰

我所自立 欲為聖賢 彼亦人耳

何獨不然 邂逅有過 尚可滌湔

一播其迹 終身之譽 是以掩惡

君子貴焉

不銜已長

傳曰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
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大抵人之為人其可畧無
所長苟有所長自當如是要在益加韜晦

善自涵養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
苟或不然不免輕躁銜露自呈褊淺豈所
謂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
也哉是故歐陽文忠公修長於文章每對
客論談則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
長於政事每對客論談則言文章而不及
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銜
昔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
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
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
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
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
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
童子乎若為歌詩但只賞風景詠古今勿
自揚已為妙泌若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
復自銜鼻使不已安能成德為一代之名
相乎當知人有所長切忌自銜

讚曰

三才並立 曰天地人 網紀兩間

繫人一身 自賢而聖 由聖而神

頃刻滿假 其德不新 類淵如愚

端可書紳

遏惡揚善

義四

五

傳曰遏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

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君子以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遏惡揚善即為

順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

乎大抵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

者即名為惡我能為之過之使之不至自
棄復得勉而從善人誰不貴於善一言一
行苟有可取即名為善我能為之揚之使
人皆得聞知爭相率而為善天之休命豈
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
此豈非順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
與隱惡而揚善舜尚如此況餘人乎是故
趙康靖公槩專以掩惡揚善為務邵康節
公雍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此皆得夫
遏惡揚善之說者也惜人不知成人敗人

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謹昔寇萊公
之在鎮也因生風造一山棚為監司所奏
上大怒王音甚厲謂王文正公旦曰寇準
每言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準誠賢能
但駭耳上曰但駭耶遂不復問邴非文正

一言則山棚之怒安得便霽賢能之說安
得上聞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盜無輕重皆
論死有謗其大苛會劉燁召還真宗問曰
凌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凌策值歲豐
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斂慮民為盜

不得不繩以法易地則皆然也真宗善其
言彛非劉燁一言則大苛之疑安得遽釋
皆然之語安得上聞乎此遏惡揚善太上
所以稱為善人易所以讚為順天休命者
也

義四

讚曰

善惡之念

實同一初

舉抑進退

如轉輓轡

遏彼揚此

繫其機樞

春意所感

百螫昭蘇

易順休命

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傳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義屬
大倫臨財自當如是苟或反是義復何在
況財者尤貴乎義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
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遂少乎昔
薛包與兄弟析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
其荒頓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積與二叔
析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
兩間弊屋積怡然受之畧無愠色又如魏
公咸熙之畧取一二種東染世衡之但取

圖書杜正獻行之盡與諸昆杜神童淳之
悉與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
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積中兩遇郊恩悉
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復推以待
其兄之子是也彼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
旋踵破敗何足以此而語之哉

義四

七

讚曰

知雄守雌

大白若黑

不貪為寶

老氏之嗇

自廣狹人

豈曰盛德

意防侈大

身務儉抑

徒以財言

未盡天則

受辱不怨

傳曰按涅槃經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
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
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
暴打而不瞋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
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
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
不聞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呂蒙正拜參政
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

參政耶蒙正佯若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
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
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富文忠公少時
嘗有詬之者文忠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
忠曰恐罵他人曰明呼公名弼曰天下豈
無同姓名者竟至不問此固文士或亦能
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誠亦可取狄武襄
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
座易素踈訐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
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武襄不絕口俄

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氣殊自若
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
踵門求謝矣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
吉謹愿寡語狀若無能動輒為同列詬斥
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奮不顧身竟能衝破
賊軍遷統制非氣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
有前程享福德處孰謂佛語為不然乎

讚曰

顏子不校

隨會能賤

下惠袒裼

師德唾面

稱美當時

垂芳記傳

心和氣平 笑觀物變 虛舟飄瓦

吾又何怨

受寵若驚

傳曰太上於寵辱章曰寵為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今於此篇又曰
受寵若驚然則受寵果若驚乎大抵福兮
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一盛滿則
便有無限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寵失禍必
勃至豈不果可驚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
驚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

判鄭州尋拜右正言知制誥改集賢殿修
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加
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
宮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奉
上寶冊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

義四

九

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
何可賀也及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
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
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
能如是乎張忠定公詠之拜吏部侍郎也

謂所親李畋曰今蒙聖恩擢為天官少宰
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不危轉上而
思則恐必敗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
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
然不免立取禍敗不聞盧多遜與种放之
事乎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
即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
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矣多遜不能念父
之言竟以事敗种放初為朝廷所召聲名
大振其母即恚謂放曰吾勸汝勿聚徒無

求名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能念
母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
也

讚曰

犧尊青黃 乃木之災 孤犢衣繡

寧活草萊 軒冕所寄 外物儻來

貪榮保存 禍身之胎 夫知道者

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